

吴荫培笔下的盘山

赵耀双

吴荫培(1851—1930),字树百,号颖芝、云庵,晚号平江遗民,江苏吴县(今苏州)人。工书画、善诗词,曾任翰林院编修等职,辛亥革命后退归故里。

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吴荫培奉命到东陵行填青之礼。事毕之后,在回京途中顺路游览盘山。其以日记逐日记录旅途见闻,留下一份珍贵的晚清盘山实景文献。

吴荫培的盘山之旅始于农历九月二十一。他在这天近午从河北兴隆石门(今兴隆石门台村)启程,下午三点到蓟州城,游览城内独乐寺,惊叹观音阁形制奇伟,“阁四隅分上中下三层,佛象金身,兀立下层,而首则与上层相并”,为北方木构建筑之奇观。出城之后,“过五里桥、贾各庄”,因天色已晚,遂投宿于万松寺下院杏树庵僧院。又因庵中客房已满,只得与老僧同榻而眠。

次日清晨,吴荫培正式开启盘山之旅。雇“扒山虎”自莲花岭登山。一路过莲花池,见昔日僧舍已经废为民居,山林间则“深林陡壑,一径独开,万怪千奇,不可名状”。抵达天成寺,登临一览阁,阁楼背倚翠屏峰,两山拱抱如椅,凭栏俯瞰蓟州城,山水城郭尽收眼底。寺后佛殿依山结屋,舍利塔高十三级,满山银杏秋林浸染,秋意盎然。午饭后,“由欢喜岭至万松寺西南,有橐佗石,偃偻道旁。其西峰绝顶为唐李靖舞剑台”。但遥望崖台咫尺,却无路可达,只得怅然舍弃。复向上行,经盘谷寺旧址,登上龙首岩,眺望智朴大师

墓。智朴为康熙年间诗僧,《盘山志》的编撰者,墓在山之正面,几近绝顶。

再攀至云罩寺,“寺倚挂月峰,入门有楼南向,与万松、天成相似”。遗憾的是寺内住持僧人外出,寺中“所藏降龙水珠及舍利与辟支佛牙,皆不获睹”。之后一鼓作气登临盘山绝顶挂月峰,定光舍利塔屹立峰巅,“俯视万物,皆在我下矣”。向导劝再登邻近的自来峰,可眺望塞外景致。但因连日跋涉,吴脚力疲惫,夕阳西下,只能作罢下山。回到天成寺,已经过了二更。入夜,他在灯下翻阅《盘山志》与前人游记,对照亲身游历,梳理盘山的山水脉络,三更方才入睡,“枕上听泉声、树声,彻夜不断”,恍若山雨欲来。

二十三日晨起,寻访善蛇洞。“在舍利塔旁有彻公和尚塔,塔下即洞门也。访之只一小穴,无足观者。”又探访梅仙厂,为道光年间梅林荣栖隐之所。早饭后,下莲花岭,过感化寺,“已废民居”。随后东行来到静寄山庄,“行宫……周围三十余里。东南隅宫墙缺处旁通石桥,墙外行人不禁樵采,余得随之入,由四面芙蓉西行转北,瞻仰太古云岚诸胜。又西北登坡陀,行数里,达千尺雪,观唐太宗晾甲石坡……过农乐轩池上居。又过往日宫市,遗址已鞠为茂草矣”。此后沿宫墙向北走,“一路柿叶成林,青红相间”。到千像寺,“观寺后摇动石,屹立岩际,以树枝置两石上下间,掣之则隐隐欲动,亦一奇也”。

二十四日,游览飞帛涧,据当

地人讲“大雨后则泉如飞帛也”。游西甘涧,观元代王志谨石龛。过“东甘涧,观蒲团石及山顶天井”。再“折回原路出山,游山南天香寺,望先师台,即山之南台也”。由此结束数日的盘山之游。

当天,吴荫培离开盘山取道邦均回京,晚宿段家岭。他总结盘山之行,两日半登山,上盘、下盘皆亲历,唯独中盘只于过天门开时远望,未能游览。对照《盘山志》所载五台五峰,“余足迹虽未遍历而皆目接之,此山大概是在是矣”。

通读日记,可以感受到吴荫培游览盘山的细微观察。他既记录道路里程、食宿条件,同时描摹山石林木、寺宇建筑,以方志对照实地,做到“目接而心证”。日记当中所见晚清的盘山,寺宇林立,僧舍众多,天成寺、万松寺、云罩寺香火尚在。静寄山庄虽已荒废,但宫墙台基、池馆石刻大多尚存。莲花池、梅仙厂尚有遗址,智朴大师墓、李靖舞剑台、善蛇洞等古迹都可寻访。山间处处古松虬曲,秋来银杏满林,涧水泉流不绝,不愧是一处古迹密集、林木繁茂的北方名山。

对比今日盘山,山川形胜依旧,但大量晚清尚在的建筑已经湮灭。历经战乱兵燹,万松寺等许多寺庙毁于战火,现存建筑多为后世复建。乾隆静寄山庄,吴荫培到访时尚可穿行宫墙、寻访馆舍遗迹,而今地面建筑完全湮灭,只余下残垣台基与零星石刻,不复当年行宫规模。很多吴荫培亲身踏访的殿宇、僧院,如今只能依靠方志与旧日记还原样貌。吴荫培的日记,不仅仅是一份个人游记,更是晚清盘山的景象记录,为研究盘山的历史提供了一份珍贵史料。

张焘与《海国妙喻》

曲振明

张焘是近代天津颇具影响力的文化人士,其所撰《津门杂记》为价值极高的天津地方文献。张焘通晓英文,曾在上海的报纸上刊载过四篇英译故事。他素来喜爱寓言,读到北京的曹子渔发表于《中西闻见录》的寓言作品后,赋诗两首登载于《万国公报》,其中一首云:“寓言指点妙难名,全藉天然事物情。振聩发蒙何所以,晨钟暮鼓一声声。”可见张焘对报刊所载寓言故事情情有独钟。

1886年,天津第一份报纸《时报》创刊,报纸分设中文、英文两个版面。张焘在该报中文版上见到译自西文的希腊等国寓言,他认为这些译文“虽经译改,尚存原作意趣,可惜未曾汇编成册。我担心这些篇章日久散亡,于是多方搜集,共得七十篇,亲手誊录后交付刊印”。这部由张焘整理汇编的《海国妙喻》后交由报馆于1888年正式刊行。据专家考证,书中辑录的七十则寓言中,八成是从报刊搜集到的伊索寓言;余下二成来自其他国家,这部分寓言很可能是由张焘翻译的。

片纸只字皆为宝

音十

周人骥(1696—1763),字芷囊,号莲峰,清雍正五年(1727)进士,授礼部主事。他才气过人,淹贯经史,不屑章句,为文千言立就;且善射,工诗。著有《香远堂诗钞》《莲峰宦稿》等。津人牛坤为其立传曰:“公生而岐嶷,卓犖有奇志,资性端重。修眉目,美须髯,状貌甚伟。”人们称他为“伟器”。

周人骥生平清介,既为言官,仗义直白,时人赞其“有古名臣风”。清乾隆时,高宗弘历广征纳言,周人骥身为朝臣,遇事直陈,不邀名、不立异、不避权要,凡有关国计民生之事,斟酌古今,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,多为朝廷所采纳。

数十年身置宦海,周人骥书法亦自不凡。他是康乾时期著名书法家。天津博物馆收藏一幅周人骥的行书作品,写的是唐代诗人景云创作的七言绝句《画松》,借此表达他对大自然的热爱:“画松一似真松树,待我(且待)寻思记得无。曾在天台上见,石桥南畔第三株。”落款“天津周人骥”。所作笔画挺劲而潇洒。牛坤在《周人骥传》中说:“周莲峰善射,工诗,精于书法,人得片纸只字,皆宝惜焉。”

李邦华盛赞汪应蛟

吴裕成

明天启二年(1622),李邦华任天津巡抚,奉敕而来。敕书要求他“躬亲踏勘海道要害、列营屯兵及旧设烽墩处所”。其时,防辽形势正紧。

十月,朔风渐寒,李邦华带官兵数人,由津门出发,开始察勘。第一站葛沽,民居稠密,鸡犬相闻,形影相望。路旁土岗累累,询问得知是旧时防备倭寇所筑传烽土台。葛沽海防营曾有水陆兵员5000人。那一带大片田地,阡陌井井,是汪应蛟做巡抚时,督营兵屯田之处。收成所获“岁入积久,颇供修船之用”。并且,李邦华的巡抚衙门,“一切公费廩粮,丝毫不派民间,尽取此中”。其时已是汪应蛟屯田20年后。李邦华盛赞,“老成谋国之周而贮财之豫”。李邦华到了邓善沽,“有新河,盖由天津运粮赴蓟镇者”。到了大沽,这里始称海口,可是“去海尚十里”。

明末天津城市因抗辽而发展。李邦华是一位值得记住的人物。《明史》说,李邦华升右佥都御史,接替毕自严任天津巡抚。“军府新立,庶务草创,邦华至,极力振饬,津门军遂为诸镇冠”。

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磨电灯

一 镜文并摄

估计很多年轻人不知道,过去的自行车是要安装照明灯的,俗称磨电灯。说起磨电灯,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,那时城市街巷大多没有路灯。到了晚上,自行车安上磨电灯,只要一掰把手,电滚子和车轮会摩擦生电,点上车灯,骑得越快,车灯就越亮。侯宝林、郭启儒曾合说过相声《夜行记》,其中有一段精彩情节,说的就是关于自行车夜间骑行必须“点灯”的笑话。警察把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市民拦住,告诉他夜间骑车没有灯不让走。这位市民耍小聪明,花五分钱买个纸灯笼,一手扶车把,一手打灯笼,不一会儿就听后面有人喊:“哎,下来!”他不理那一套。接着又喊:“灯!”他却跟人家



抬杠:“你是瞎子,瞧不见这灯吗?!”这下人家更着急了:“着啦!”“废话,不着那叫灯吗?!”结果是,这位自以为是的市民发现,灯笼把他的袄袖子都给燎着了。

几十年前,孩子要是想学骑自行车,第一步先学擦车。记得我八九岁就帮父亲擦自行车,当然父亲也不指望我能擦得多干净,那时主要的心思是玩,玩嘛呢?玩磨电灯

——自行车前车把上有个灯插儿,上面装着一盏“独眼”大灯,后衣架的支撑上还有一枚红色“尾灯”,电源来自后轮支架上的“磨电滚”,当“磨电滚”与车胎边缘接触并旋转时,就会产生电能,轮子旋转速度越快,电就越足。所以,每次擦拭自行车后瓦圈时,我都把车梯立起来,让车轮飞快空转,前后车灯顿时光芒四射。